**圆桌派第一季第四集 音乐**

人物：窦文涛、冯唐、刘索拉、张亚东

窦文涛点香。

**窦文涛：**瞧瞧，瞧瞧咱这个索拉老师这反浪漫派的多酷啊。

众人鼓掌，大笑。

**冯唐：**最近的发型都没变

**窦文涛：**这冯哥，这个刚才也跟索拉老师汇报了一下最近感情经历是吗？

**刘索拉：**你的感情经历，不是他的。你别栽在人家身上。

**冯唐：**就是

**窦文涛：**我们仨好像都应该该向您汇报似的，为什么，您是书记呀，而且这个，这真是，我这个，你也是你师门不幸，我吹牛，这是我音乐老师，是不是。

**冯唐：**为什么呢？

**窦文涛：**啊

**冯唐：**缘起是什么啊？

**窦文涛：**缘起就是啊 。

**刘索拉：**缘起是什么？

**窦文涛：**对，索拉老师我从来没有跟您讲过啊，但是这么讲，我不知道您可能听的不太高兴 就是咱们俩这个，我看见你这个面相啊，跟我特别投缘，我再说得就是恶心一点，我不知道这个……

**冯唐：**像我初恋

**刘索拉：**哈哈哈哈哈

**窦文涛：**诶，你说的有点儿接近（众人：哈哈哈哈哈哈）不是像我初恋，索拉老师就是说不好意思，就是你，我今天终于我今天可以跟你揭晓你这个模样像我妈（刘索拉：哈哈哈哈）年轻的时候，像我妈年轻的时候，真的。

**刘索拉：**你妈有我老吗我想知道。

**窦文涛：**我妈现在都八十了，就是我妈年轻的时候跟您这面相很相似。

**冯唐：**俩人这个脸型还有点儿像。

**刘索拉：**大脸，大脸。

**窦文涛：**他们就是讲，就是说有一种择偶，为什么你莫名其妙就觉得你就跟他/她有好感，有喜感或者有什么。

**刘索拉：**找个像妈的。

**窦文涛：**就是模样有……

**冯唐：**要不然找抽，要不然找妈。

众人：哈哈哈哈哈哈。

**窦文涛：**对，当然这个。

**刘索拉：**没事，我听什么都无所谓，我就是一个厚脸皮，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

**窦文涛：**这索拉老师来就是肯定是给咱们那个镇场子的，但是呢，你们这个两位，你要知道，冯哥，我是经历了很大的内心的挣扎才敢请你们来的，这是一个自毁形象的。你知道吗，冯唐他现在是多少女粉丝意淫的那种偶像作家。

**冯唐：**妇科大夫妇科大夫。

**窦文涛：**妇科大夫，就是治卵巢癌出身的。

**冯唐：**就看一眼病就好了。

**窦文涛：**就是他是学霸，他是那种特聪明的，考托福一考考一满分。

**刘索拉：**没有卵巢癌的也得找你去，想办法也得让你查。

**冯唐：**万一有呢。

**刘索拉：**怎么也得让你查一下，是不是这意思。

**冯唐：**预防为主。

**窦文涛：**还有咱们亚东更不用说了，这亚东多少女明星都喜欢他呀。

**刘索拉：**今天我碰见他我能想象出那些女孩为他发疯的理由。

**窦文涛：**理由是什么？

**刘索拉：**因为原来我不认识他，然后呢（窦文涛：第一次见）对我第一次见他然后我看着他这个样子我想我能明白那些小女孩子为他发疯的理由。

**窦文涛：**是什么。

**冯唐：**秋水一样的双眼吗？

**刘索拉：**不说话（哈哈哈哈哈），神秘感。

**冯唐：**好好学学。

**窦文涛：**他不仅不说话，而且他说话的声音呐非常的轻柔，我觉得可能是他是搞音乐制作的，他的这个是不是耳朵非常敏感，所以你看咱们说话都高喉咙大嗓门一说就贫贱之气就出来了，他说话永远是像在你耳边一样。

**刘索拉：**我不知道女孩子是不是真的对你有这感觉，就是说你给女孩子信任感，就比如说一个女孩子年轻女孩子可能跟你们俩在一块可能刚一开始肯定是先冲着你去。

**冯唐：**肯定是。

**刘索拉：**是不是。就是你就让人感觉…

**冯唐：**得病了才找我。

**刘索拉：**看着你就觉得找你就太麻烦了，乐意找他，觉得稳重，对。

**窦文涛：**跟他约会，跟他上床。

**冯唐：**管你要钱。

众人：哈哈哈哈哈哈。

**窦文涛：**对，我成老鸨了是吗？

众人：哈哈哈哈哈哈。

**窦文涛：**诶，亚东说说，亚东老师特害羞，亚东你觉得刘老师讲的呢？

**张亚东：**不是我觉得是年纪确实大了一点，可能看起来像更有那种，就是像人家好多人都觉得我像家长一样。譬如我们公司有人叫我爸爸了什么，叫东叔了什么的，我觉得有可能还是觉得我比较就是亲和吧，我觉得啊。

**窦文涛：**或者看着也沉。

**刘索拉：**不是，跟年纪没关系，就是你的性格，容易女的愿意找你聊天，你的样子。

**张亚东：**是。

**窦文涛：**诶，真是，这与这个事实非常吻合。诶，而且这个亚东咱们这个节目的音乐都是他做的，你知道好多现在网友就跟他要那个片尾音乐那个原版，他说太美了，美得想流泪。

**冯唐：**就是《圆桌派》。

**窦文涛：**啊，那是哪个音乐，片尾的。

**张亚东：**其实有很多音乐我们是为了这个节目单独做的，等于事实上只做了那一段，因为也都着急嘛，所以大家要听的时候你也不能拿很短的东西。

**冯唐：**就是一个旋律。

**张亚东：**对，它就是很短，所以我觉得等到再做多一点可以把那个做一个完整的曲子给大家听。

**窦文涛：**你瞧，这认真工作的音乐男人是多迷人，对吗。

**刘索拉：**对，他特别认真。

**窦文涛：**而且冯哥我跟你说我也鸟枪换炮了，咱们这个灯是穿秋裤了哈，吕乐大师设计的，对吧，音乐是亚东大师对吧，坐镇的是这个索拉大师和冯唐大师是吧。诶，我跟你说，按说咱做这节目就是说要生活化一些，他不让拿纸，但是我非得拿个纸，就是不是只有人为他们俩发疯，我身边就有一个女孩对你发疯。她是给我这个我的小编你知道吗，你看给我找的，这部我不骗你你看，编者，编导她找来那资料说编导私心表达，她一定要来这么一段说女孩说九零后的说编导默默爱慕刘索拉老师多年，小时候看《无穷动》被索拉老师站在四合院窗前做手势嘴里念白的情景迷倒。（《无穷动》片段）2015年1月3号去看了索拉老师《嘻啸》音乐会再次被伯牙子期那段说唱震撼，山有木兮什么什么，你看她还能记得，但是没有找到这个唱片超级遗憾。总之索拉老师简直是最美巫师。她认识很准确，你现在是向女巫的方向越走越远了。

**刘索拉：**反正今天咱们就围着这儿吹牛皮吧。

**窦文涛：**没有没有，不是。

**刘索拉：**自我感觉特好，互相吹。

**冯唐：**讲点儿正经的，他长项。

**窦文涛：**老革命，这索拉老师当年咱们都知道了可能有些年轻人不知道，那八十年代也是一炮而红对吗，不是说干吗红，写一本小说《你别无选择》那就火了，然后那个时候你看她今天是这个范儿，那个时候什么范儿，就说你这个整天在中央音乐学院耳机戴着耳机就是灌得满脑子都是鲍勃·迪伦的那个音乐说你是那种范儿的是吗？

**刘索拉：**也不光是鲍勃·迪伦。

**窦文涛：**对啊，所以我就想起最近这个这个鲍勃·迪伦挺逗的，说这个人突然就失踪了，得有一个月十月十几号诺贝尔奖不搬给他吗，然后你看大家我发现大家心里都为偶像树立人格是吧说什么捆住一个人自由最好的方式就是给他颁个奖，你就从此被组织机构收编了，对吧，我甚至，但是最近传来说鲍勃·迪伦呢（张亚东：接受了）嗯，说主动打电话给诺贝尔奖那秘书说我激动得都说不出话来，说您能来吗，说我渴望能来颁奖，你说以我对鲍勃·迪伦的认识我甚至有点儿想他是不是就是故意逆反粉丝，否则他为什么一个月无声无息甚至那个瑞典的那个委员会诺贝尔委员会有一个成员就说您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颁给您讲，拒绝也不拒绝，吭声你也不吭声，你沉默，说这个是最大的不敬。诶这不就吭声了。吭声但是是一个咱好像没想到的，你怎么看？

**刘索拉：**我觉得他可能他是一个特别性情中人，我都不觉得没有必要分析，我觉得像咱们这么四个人去这么分析他都觉得挺没劲的。

**冯唐：**对，他想干点儿啥就干点儿啥。

**刘索拉：**对，因为他是一辈子性情中人，咱们干嘛分析他呀，就是咱们也是性情中人，咱们没必要分析他。

**窦文涛：**咱分析自己就好了。

**刘索拉：**他就这么一人，他根本就是一个特别无所谓的人，而且他的音乐越来越酷，越老越好，他其实真的是越老越好是一个特别随…而且他是特别放松的越来越放松的那么一个人，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分析他得完奖的任何反应。

**冯唐：**转一个角度，如果你得了诺贝尔奖，你说窦文涛你得了诺贝尔奖。

**窦文涛：**我就死过去了。

众人：哈哈哈哈哈。

**冯唐：**范进中举了是吗。

**窦文涛：**不是，我记得我当年就是其实咱俗人你就是永远就是俗人，没办法，就是我当年得过一个中国新闻奖嘛，我就发现呢，人告诉我得奖的时候我在这个台里，但是在电台，在外边我还是表现嗨这无所谓什么的，一回家快蹦到房顶上抱着我那女朋友今天做好吃的，就实际架不住，你知道，所以鲍勃·迪伦这就不是一般人。诶，亚东你们怎么你觉得怎么这个鲍勃·迪伦在人心目中包括你们这音乐人心目中就是还有一个叫莱昂纳德·科恩你知道吗，我觉得有一些人呐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是他们最后啊到结尾就今天所有乐坛上的大腕什么U2的博诺或者什么都向他致敬，说我对他怎么怎么样我对他…这个鲍勃·迪伦也是这样，你对他是怎么建立印象的？

**张亚东：**对我个人，当然我个人意见啊，我是觉得他音乐好像我没那么就是觉得有多特别，或者说是我最喜欢的那个类型的。但是他呢，我个人觉得他可能自己听到获奖这个消息也会慌吧，我觉得回去自己看看自己写的东西，因为确实我个人觉得啊，因为确实我可能不觉得我觉得还有更多其他的人更应该得这个奖。

**冯唐：**文学奖。

**张亚东：**对。我觉得因为毕竟是个文学奖嘛，如果仅仅是从歌词的角度来说可能，但是鲍勃·迪伦包括你说科恩确实给一代人有过彻底的改变。

**窦文涛：**什么，你比如说有什么改变，对你们这一代的音乐人。

**张亚东：**譬如说科恩吧，我近期有想过我是不是要去做几年和尚。

**窦文涛：**和尚？

**张亚东：**对，这是我想学他。

**窦文涛：**我不太了解科恩，科恩是出家吗？

**张亚东：**他有过一段时间是自己就去就做和尚了，是真正的剃了头，穿袈裟。

**冯唐：**去什么地方做和尚？

**张亚东：**具体地方我没记住，对，事实上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看朋友圈大家都在发说他得奖完了编一个他拒绝领奖。

**窦文涛：**对。

**张亚东：**大家都比他自己都更加热闹，就玩嗨了那种。

**冯唐：**很狂欢的样子。

**张亚东：**对，事实上我觉得得奖不得将这件事情压根不重要，真的，我觉得给一个奖并不能证明他有多伟大，不给他他也不能证明他不够好，我觉得无所谓。

**窦文涛：**我觉得最辛酸的应该是你，你是作家呀，这个文学奖给了他，你得发表发表。

**冯唐：**其实不是，它是这样的，我对诺贝尔奖呢说过好多次，谁得了我肯定祝贺他，但是你想想这个事儿，一个瑞典，你知道瑞典人口有多少吗，比北京要小好多。

**窦文涛：**朝阳区的人口嘛，对吧。

**冯唐：**然后里边有几个人通过翻译作品，或他们理解一个外文来判断整个世界的这个哪个文学是好的哪个是坏的，我觉得本身是不能说挺可笑的，至少是从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一定不是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如果是一个中文作家那我得到肯定开心如果不得也是很正常你懂个屁，这是第一。虽然是有点离经叛道，但我一直是这么想，蛮难的，特别是不懂汉语，你说汉语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东西，就是它能...

**窦文涛：**对，就是翻译的事。

**冯唐：**这个能翻过去能真的明白，这就像英文我懂，我能读读原文，就是亨利·米勒，你去读他那些原文你会觉得这个用词太棒了，翻过来就屁也不是。如果不是一个好翻译，你会觉得太冗长了，太罗嗦了，一大堆破词在说什么整天生殖器。

**窦文涛：**还是你翻译泰戈尔的《飞鸟集》生殖器用的比较好。

**冯唐：**实在是太优美了不说了。第二个呢，我觉得鲍勃·迪伦得奖呢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呢他扩大了这个文学的范围，其实文学原来被想得太窄了。就刚才索拉老师唱那些东西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文学，你过去《论语》的时候就是原词我记不太清楚了，就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咏而归，然后看一个挺那个地方喝喝茶，然后你脱了裤子站在这个桌子上你...

**窦文涛：**为什么非要脱了裤子呢？

**冯唐：**那么这有气势嘛对吧，然后有点表演的形式感嘛，嘣叽站在桌子上你跳一支曲子对吧，然后你唱唱说我多爱你，然后谁能说这不是文学呢，其实回归到有一点点回归到本源。

**窦文涛：**诶，这个你，我是对鲍勃·迪伦我是曾经特迷他，特疯狂，因为就是我记得头一回就是我听他那个歌，你知道我迷恋他那个口琴声，他那个口琴呐，就像您说的一样，听着不是那么柔美的，我现在就觉得那种声儿啊特刺激就是说想废铜烂铁一样吹那口琴。然后呢你看一二十多岁小伙子出来的是那老苍的那种声，那个当时我听着特迷。而且这人是一个，我最近翻了一本书就是他当年的女朋友有一特著名的照片就是在那个纽约那个格林威治村，那个冻得齁冷。他揣着然后他女朋友抱着他。据说那张照片是美国六十年代一个经典的一个照片，他女朋友写的一个回忆录。诶你就没发现鲍勃·迪伦这个人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满嘴没实话，这非常有意思，他的女朋友说我到最后很失望就是她叫鲍勃·迪伦，她说我都跟他同居了我有一天是偶然翻到他的征兵卡我才知道他的真名叫齐默曼，他就说关于他小时候他女朋友就是说他说我小时候被我父母抛弃在这个什么新墨西哥州，我跟马戏团长大。他女朋友一想昨天不是说是抛弃在那个哪儿明尼苏达州吗，没有就是说她就发现这个男朋友啊她说我永远没有安全感，因为他对我他说的就关于他从小在哪怎么...诶你觉得这是一种什么人性呢？

**刘索拉：**他不是说他性情中人吗，我反正就觉得...

**窦文涛：**满嘴没实话就是性情中人。

**刘索拉：**我觉得他挺松的，就是又紧又松吧这么一种人，他不是那种特别紧的人也不是那种特别松的人，然后呢他是一个有一个而且他有一个他自己的生活的一串审美。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他老年的那个样子就那么老了还那么酷，而且他那个音乐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老年的音乐是因为他老年的音乐有一种东西吧是从那个声音中有一种立场，特别暗，就是他的声音特别暗，就是终于他有这个暗的声音，我们就是说我们老说音乐上最高境界是暗声音。

**冯唐：**怎么讲，无声之声。

**刘索拉：**暗不是...暗就是声音听出来有暗声，就是你们现在喜欢莱昂纳德·科恩什么的他们都是暗声，为什么，他就是声音出来以后是暗的，是听出来这个声音是挣扎了一声带的这个声音，就是那个不光是粗，它是暗的。

**窦文涛：**（拟声）

**冯唐：**你那是早上去洗手间的声儿。

众人：哈哈哈哈哈哈

**刘索拉：**他是暗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反浪漫主义，反美，反对特别美就是要，就是你说阿城说丑学，那种东西就是说不追求美的东西，追求就是涩的东西，暗的东西，他的那个鲍勃·迪伦后期的音乐是暗的。

**窦文涛：**那亚东你说你现在对音乐的认识，因为他做的这个歌都那么流行了，当年跟王菲做的那个。

**张亚东：**这个说实话特别惭愧，我觉得是你比如说他能够得这个奖是说明流行歌曲歌词的力量有多强大，事实上是证明这个其实和音乐还是，我是说这个奖不是（刘索拉：我们再说这个）对，但比如说像崔健那我还是会被他打动，任何时候都会，是因为它的歌词就是会打动你。

**窦文涛：**诶那有人说呀崔健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吗。

**张亚东：**那我觉得也在我看来也可以，我觉得完全可以，因为崔健的歌词太好了，真的我非常喜欢，那可是大多数情况下事实上其实我最早不太注重歌词的，我是比较反对用一个歌词去叙述的，就是我喜欢纯音乐多过带歌词的，就我对不起因为你们俩都写书我基本上是对字有天然敌意的，我对所有的写出来的东西都有敌意，就我不管是什么情况，我可能总会看一个东西再去想其他的东西，就是这个是没办法是一个个人的特性吧，那可是我后来发现歌词确实是有力量的那比如说他确实可以把一个音乐让人家认知，因为你音乐这个东西太看不见摸不着了，它过后就没有了，就是那可是现在我们做的大多数东西的歌词你跟鲍勃·迪伦比或者跟崔健比现在已经退化到基本上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那一样的东西。

**冯唐：**基本可以拿机器写了。

**刘索拉：**流行音乐的歌词嘛就是你说的是...

**张亚东：**就是很差。现在你写一首歌想求一个好的歌词简直难到有时候等一个歌词等半年都很难。

**刘索拉：**用他的东西去写音乐...

**窦文涛：**但是就是我过去也听谁是高晓松还是谁我忘了啊，他就是说你看中国人这个音乐细胞中国人这点儿音乐就是说这个民族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这民族这农耕民族是吧，没词的音乐他们就不懂欣赏，就是说一定是有歌词的他们才能喜欢，说他们实际上听的是这个词而不是有音乐的美感你同意吗。

**张亚东：**怎么说，我觉得不一样的美感吧，我觉得音乐最主要是比如说我听这段音乐那每一个人听的不同对应你的心境你的自己的感情的成长，你可能听突然你会很感动，可是另外一个人就无视，它对他没用，但是歌词是会强迫你进入他的那个叙述那个情况，所以这个会有的时候如果比如说我听英文歌，我喜欢很多英文歌，其实我英文不好，所以我是不知道他在唱什么，确实会有有的时候知道这个歌的歌词我会更喜欢这个歌超过我之前，还有一种情况是我知道这个歌词意思之后好像没那么喜欢了，我是说可能语言是有歌词或者是也有误导的，就是和你的对音乐的期待不同的时候可能会有。

**冯唐：**它有时候会有一个共振，这个共振有时候会衰减有时候会增强，就是因为我对音乐他们说这个五音缺仨真是缺仨真是不懂，但是你会发现呢就是词有词的力量，因为它本身也能发音嘛，这是中国文字是表形、表音、表意的嘛，从另一个角度呢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些很平的词，谱上音，就是有曲子，你会发现非常的有力量，就是完全就好像原来是没煮熟的一个东西忽然就被煮熟了，香气就冒出来了。其实好多源头的像《诗经》，原来都应该是带曲子的，只是我们忘了，因为你单看那个你说太平了平得一塌糊涂。

**张亚东：**这个最早我就跟高晓松聊，特别多年前我就跟他聊，我就说中国以前不是都是词牌、曲牌（众人：对）就是固定一个曲子不同的诗人去写词。

**冯唐：**清平乐啊。

**张亚东：**对。他们可能其实对音乐没有那么关注，或者比如说看电影，我就觉得说好多好的电影就是语言停止的时候音乐会响起来，比如空镜头什么，它是一个延展，它是一个对情绪或者对你想要表述的东西的一个跳脱出来的某一种宣泄，我觉得那个或者更加重要。可是比如一个电影老得配一歌，这个歌呢要加一歌词，完了以后呢，当然你配合特别好的譬如像《泰坦尼克》了或者什么的也可能会成为经典了，像过去有《人鬼情未了》了，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电影，但是大多数现在的配一个歌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就是很，我觉得是互相一个消减。

**冯唐：**亚东问个问题啊，插个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一直不太理解如果词呢它有明确的指向性，对吧大家基本知道意思是什么，尽管就是说你说爱的时候跟我说爱的时候可能不一样，但这音乐呢就指向性就没那么清楚，就比如说你这一段你到底你听到了什么，然后你听出什么我听出什么来，就当才你说那个没词之后有空镜的时候音乐开始响起，我的问题就是说，怎么能够帮助听众再重新还原你想表达那东西还是根本就无所谓他爱想起什么想起什么。

**张亚东：**我觉得真的好难好难。

**刘索拉：**电影音乐真的其实用不着太认真说实在的。

**张亚东：**是是是是。

**冯唐：**我不懂啊我只是问一下。

**刘索拉：**对电影音乐来说说实在是为电影服务，那就是说电影导演你不能抢那导演的戏，电影音乐永远不能抢戏。

**窦文涛：**但是你知道现在有的导演是抢流行歌曲的戏，他呀，我觉得是没招了是吧，就是说有的电影啊，从头到尾它是把咱们意淫过的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最火的流行歌曲一首一首一首一首从头放到尾，其实我觉得他那是一种让人就是怀旧或者啊...

**冯唐：**把情绪给你调出来。

**窦文涛：**就情绪调起来，可是我觉得这个办法用得你也就是忒直露了点儿。 而且就是你刚才讲的，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说听你看这个音乐式直接，作用于这个听的，这个你看这个佛教里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说这个观世音，不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说念观世音菩萨，就观世音菩萨叫闻声救苦，然后呢，为什么闻声救苦呢，这个佛就讲，就是说这个阎浮提众生，就是说你们这个世界的这种物种，你们这种人类，你们的各个感官，那意思就是跟外星人都没法比，跟别的世界的人没法比，都很钝，但是唯一你们比较强的地方，叫阎浮提众生，耳音最利，就是相比之下耳根，因此就是说，你听你不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是念观世音菩萨，不管什么地方，听见了，就是说你看这个，就是说这个声音，直接改变，就像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文字你还要理解才能进入状态，声音呢，是直接进入状态，诶，我就现在，我现在认识一帮小孩儿，挺酷的，我就发现了，这帮小孩儿呢，特瞧不上现在这个卡拉OK唱歌的，这些孩子都是90后的，说我们现在去世界上那个音乐节就是他们，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偶像，是世界十大DJ，就是你看我给你看一段，有一个小孩参加那个音乐节的，那个欧洲的这种音乐节，十几万人的这个青年呢，就是这个三天三夜，这个DJ轮番打碟，你就看你可能觉得，咱觉得他太噪了，但是呢，人在那个状态里，他一下，你可以看看，他拿手机拍的。

**刘索拉：**DJ是一种文化。

（播放DJ音乐节现场片段）

**窦文涛：**诶，你说这要我说，你看，这也是一部分孩子人的，甚至不见得是孩子，是不是，咱们这个岁数的都有。

**刘索拉：**这是音乐的革命。这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DJ就是叫音乐的革命。

**窦文涛：**为什么叫革命？

**刘索拉：**在西方就是音乐的革命因为他根本就是打破了就是所谓的刚开始，你看从古典音乐到现代音乐然后又到流行音乐，还在这作曲什么制作什么还在写旋律什么的，DJ就是彻底的就是这个，而且他其实有很多DJ的这个所以产生他跟那个俱乐部音乐他有关系，Club music就是你知道就要去什么什么人去什么club，去了那个club以后穿什么样的衣服就得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咱们在一块有一种共同的认同感，然后在这个俱乐部就得有什么样的音乐，就从这个就所以呢，这个就从这个就是acid track就是从这个开始就有了这个club music以后，就是有DJ了，它就是一个革命。

**窦文涛：**我就问这个年轻孩子我就说他是（冯唐：这是一女的拍的）小女孩，啊，她就说我觉得说这种DJ的音乐这种锐舞派对，她说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她不是说一个刘德华或者一个周杰伦，就是我们在台上仰望着一个偶像你给我们唱歌听，她说在这种场子里我们觉得每个人都是自己诶平等，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最漂亮我自己最嗨，对吧，她，你说这是不是一种音乐生活的这种状态。

**刘索拉：**这是文化吗，这是有一种文化。

**张亚东：**首先向您刚才说他DJ其实就是remix，他就是他DJ可能不会作曲，他甚至不懂音乐但是他有品位，所以他选择所有好的东西拿来汇集到一起，他是一个，对，是年轻人，那像音乐节这种本来就是节日嘛就是中国的庙会，就是这个就是大家去玩呗。

**窦文涛：**但是你说为什么咱们这个音乐生活就是说这个主流的这个感觉就很大。

**刘索拉：**就是无知嘛，无知，就这么简单。

**窦文涛：**你比如说我就想起就是这个谁，李宗盛有一次颁奖礼，不也是说吗，我觉得他说比如说过去有一些人说《中国好声音》说这个推进中国音乐事业，说本来你们这音乐人都快玩完了，诶，这个把你们音乐但是他认为他说，那是一个很成功的电视节目，他说但是我不认为那个促进了什么中国...

**刘索拉：**那不是文化。

**张亚东：**当然了。

**窦文涛：**你怎么解释？

**张亚东：**他其实最主要的是首先作为我们来说，比如你是一个音乐类的节目，就要看你的音乐是什么，很简单，那它的音乐都是过去成功的那些歌曲，那就世俗意义上来讲就是最拿来可以用的，就是大家每一个人都听过，其实一个歌的好就像您刚才说什么不见得大家听，因为它有一些歌是你听起来熟悉，熟悉并不代表是好的，那每一个人听到这个歌想到自己过去年轻的时候某一段感情，某一个什么，他会感动，但是那个我觉得就是节目就是在找这个东西，那事实上对我来说，如果一档好的节目有推动你得有新创作才行，我不是拿过去的歌，（**冯唐：**咱们好多东西都在走捷径了），对都是拿曾经成功的东西，而且包括音乐节也一样，我就看这个也是，譬如说国外音乐节那大多数是跟户外的环境有结合特别好的，很美，大家真的是体会到就是节日休息几天，那可是比如说国内到做音乐节的时候你会发现环境太差了，（窦文涛：没错）每次去都是一次灾难，你就疯了，你完全会就是觉得这个是大家聚众在一起骚乱，对，就是很就是你很难有这个...

**刘索拉：**主要是主办音乐节的人可能现在国内的问题是主办的人对这音乐其实是没有了解的没有热情的。

**张亚东：**当然，他是对这个形式对这个方式感兴趣。

**刘索拉：**他老是觉得他老是问我们能带来多少钱这件事儿，大家都要问这一件事。

**张亚东：**对那每年演出的乐队，别每年了，可能这几年都几乎一样，你每年看到的就是就那些个歌都不要变的，你说你怎么看。

**窦文涛：**但是我再给你提一个这个就是说，这不是最近不是有一些个这个老炮儿还是老腕儿，就上这个电视节目嘛，那老狼啊，拉着当年的这个包括唐朝，你还用的当年唐朝那个吉他手那个老五。

**刘索拉：**老五在我们乐队。

**窦文涛：**就还有一个丁武，我们不是也上你知道他隐起一个什么话题，最后丁武还写篇文章大概是唱这个当年的《梦回唐朝》吧，是这样，有个高音他说动了手术了岁数也大了，就是说唱不上去，但是这个就被人诟病，就是说你们所喜欢的这些个崔健呐，什么这些个唐朝啊现在都已经就是衰老的不行了，说还在上边说明明是自己没唱好啊，但是好像还一肚子牢骚，这个你们音乐人怎么看这事儿？

**张亚东：**反正我是喜欢他们那一代人吧，就是丁武，唐朝我太喜欢了，我还是喜欢，但是确实比如说国外乐队吧比如U2都老成那样了现在还在做专辑，可怕的是，他们的专辑你再听起来依然有让（冯唐：你年轻的东西）对，超过你想象的东西，你会觉得他的创造力和，可是这个我觉得是相互的，比如说他有他的歌迷，有环境支持他，你比如说在中国，你知道做音乐人多苦吗，对啊，无法想象的苦。

**窦文涛：**我看你现在就像个要饭的一样了哈哈哈。

**冯唐：**啥玩意儿，人家西装皮裤。

**张亚东：**大家觉得说好吧，歌星是大家好像总是把歌星和做音乐的人放在一起，真的不是，你比如像丁武那种音乐人，比如老五那样的音乐人，对。

**冯唐：**跟作家跟演员道理是一样的。

**张亚东：**对他真的他非常难，你知道生活有其他太多消磨他的东西。

**刘索拉：**可是我跟你讲我要为老五说一句话，就是老五到现在每天练十个小时的琴，（张亚东：那当然）我觉得这叫真正的音乐家，我觉得中国其实我们老在说苦，其实崔健我原来也说过一句话我特别同意崔健，我记得是哪个采访里头，我看着他说，他说我们老说等到物质有了物质的时候，我们就会跟上去，老说是因为我们的物质贫乏所以我们做不好，他说的这个物质哪天是头啊，哪天你们的物质能跟上去，永远你不会觉得满足，所以你永远做不好，所以我觉得他那个说的特别有道理，因为如果说的音乐家穷的话，老五我觉得就是他现在就是他有他的演出，但是他肯定不是歌星的那样的生活方式，但是呢，这么多年我知道他受了很多苦，可是他就到现在他到了这么大岁数了他每天十个小时练琴，你跟他聊天的话（张亚东：对，但是我理解）他说的话全是包括指法的问题都在跟你说指法。

**张亚东：**对我理解，可是我觉得他原本应该更好，更跳脱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互动嘛，老五，我跟您讲一个事情。

**刘索拉：**就说这样的人要多一些不就好了吗。

**张亚东：**对，比如说有一个导演张元，他有一次找我，他说亚东，我拍一个新电影我想请你作曲，我去他家看了那个电影，看完那个电影以后，我脑子里就冒出老五，我说我不太适合做这个电影，但是我必须给你推荐一个人他有可能能帮你做特别好，我说他叫老五，完了，张元就去找五哥他们最后谈，谈完了以后，他给他电影作曲，最后张元跟我说，说亚东，你说的太对了，他是最适合做这个电影的人，而且她要的是那个气质，那事实上，对于我觉得像这样的人，应该是至少有一个族群的人是会去支持他。

**刘索拉：**对，应该有。

**张亚东：**但是在中国，现在是没有。

**刘索拉：**对，特别难。

**张亚东：**他就是大家都去一窝蜂的去追一个东西，那其他人的受到的这种当然，我不是说物质，物质物质对一个做音乐的人太重要了，我觉得就是，也不是说超过他自身的，这个确实是关注太少，关注太少。  
**冯唐：**我觉得这个从亚东另外一个角度想，我就刚才想说的就是，我上次去趟古巴，他有那种街头海边，也就是说，我就，你说他那块穷成什么样。

**刘索拉：**特别穷整天在跳舞。

**冯唐：**拎着一瓶朗姆酒，拎着一箱啤酒已经是很不错了，那个雪茄也从厂里偷的顺的，就这么一个接头，他所谓的square广场嘛，就那么一个街头，一个十字路口，一二百个漂亮小伙子，小姑娘就在那唱啊跳啊，然后在海边啊你说他们不快乐吗？（刘索拉：是）我觉得有时候挺快乐的感觉上，其实我们小时候有时候是这样的，比如说亚东这样的，对吧，戴个眼镜，拿把吉他，一大堆小姑娘旁边一听，（窦文涛：没错）俩星期他都高兴。

**刘索拉：**碴琴。

**冯唐：**你说现在他们有吗，没有啊，也就是说，我觉得两方面说，一方面就我们做音乐的也好做其他艺术的也好，你少想点苦，多把这个当成一个本源的乐趣。

**刘索拉：**它本来是一个发泄的东西嘛。

**冯唐：**本身就是我想干这个事，你说如果写东西撅着屁股在电脑前面，弄得痔疮都出来了，但是我快乐，我要在那个过程中我能觉得又苦又甜。

**张亚东：**但是这个是对于听者来说，比如说我没学音乐的时候音乐对我的作用是一种，等我学了音乐以后音乐突然变了，确实是这样，当你把它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时候，那可能对于好多我跟好多朋友聊天，他们都会说，比如画家了什么他们会说音乐是抽象的，多好多好，其实音乐一点都不抽象你要学会谱子的话它非常严格，几度就是几度，这怎么能抽象呢，对我来说，它只是看不见而已，非常具体，那事实上，我的问题是说每一个人就像巴西，巴西你看它的那个奥运会，它的音乐，巴西人就是那样的，他就是身患癌症也要去舞会跳舞的，这是他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这个对于一个作曲的来说，这是一痛苦。

**刘索拉：**我觉得作曲的应该是有这精神。

**张亚东：**我现在就没这个精神。

**刘索拉：**那你得找回来。

**张亚东：**对您说的特别对，就是我现在就是发现越来越背离了最早你喜欢一个东西的那个东西。

**刘索拉：**这个就是你要是就Ornette Coleman说了一句话，就是free jazz那个大师就是Ornette Coleman他说了一句话，他原来就跟我说我就说你看我就看朱莉亚音乐学院的学生，我一看他们就是假的，他说，很多朱莉亚音乐学院的学生上学来就是为了他妈妈觉得你这样的话，毕业了以后有地位，她说我觉得我喜欢的音乐家不是在音乐学院毕业的，有地位的，而是说你就是喜欢音乐，你就本身你这个人身上有音乐，是要这样的人。

**窦文涛：**诶，是所以说咱们还是得学习这个索拉老师是吧，哪儿难往哪儿走是吧。

**冯唐：**来，学一下叫一下再这个喊几嗓子。

**刘索拉：**不是这意思不是往难，就是说你得发疯，你这不能忘了，这人要豁出去活的话，要不得活个痛快就不要想什么几度几度，其实音乐到现在到今天这个就是音乐什么几度不几度，咱都不聊这个了。

**窦文涛：**所以就是往这个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冯唐：**鲍勃•迪伦都得了诺贝尔奖了。

**窦文涛：**走到白头。

**刘索拉：**也不要想什么诺贝尔咱们都不想这个。

**窦文涛：**所以索拉老师你是我们的老炮儿，你是我们，我们得敬你。

**冯唐：**来以茶当酒，谢谢。

END